

回望中新的认知与震撼表现

□ 潘军

魏振强以一种回望的视角完成了《村庄令》。这个视角是对的，几十年前的村庄在他心中发芽，有了现在的果子。但是魏振强面对的又是一个极度沉重的话题：第一，村庄不好写；第二，散文不好写。古人讲“文章老更成”，指的就是散文这类文本，不是指小说；小说拼的是才情，散文拼的是阅历。一个人的认知和表现有时候很难成正比。有些人认知很高，但是表现不行；另一些人表现能力很强但认知又不行。我的观点一贯是：认知要高于表现，但凡属于文学艺术范畴的门类，我都认为如此。认知是一个人的思想意识，表现则是一个人的本领。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叫《怕散文》，我觉得好的散文在我看来就是叙事清楚、感情朴素、文字准确，如果按照这三条要求，很多人，包括我，都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好，但是有些人做得很好，比如说前辈汪曾祺、胡兰成，他们就做得很好。我记得胡兰成在写《今生今世》第一章时，写他们村子，写到了桃花——“春事烂漫到难收难管，亦依然简静”——这就是认知和表现，让我想起杜甫的“感时花溅泪”。所以说，如果从这方面来要求，魏振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《村庄令》只是一个起点，我也希望这本书是魏振强本人的一个新的起点。

再举一个例子，鲁迅先生写《孔乙己》，虽然是一个短篇小说，但是他的这个文本实际上已经模糊了散文和小说的界限，通篇都是白

描，没有过多的笔墨去描写孔乙己受了多少磨难，或是咸亨酒店是怎样的氛围。鲁迅用了好几个动词，比如说穿长衫喝酒的人“踱”到了隔壁的房间，他用了一个“踱”，踱步的踱，印象上就是慢慢地晃晃悠悠地过去了。孔乙己却是唯一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人，所以他来喝酒拿钱时，鲁迅又用了一个动词：排——排出了九文钱，这个“排”是把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慢慢地数出来，不能错，可见这个钱多难啊！不是一把掏出来或一把拍出来，而是“排”。之后孔乙己好长时间没来了，有人说他因为偷书腿被打断了，作为伙计的“我”，突然看到孔乙己满手都是泥，作者用了一句话：哦，这个人是用手走来的。没有过多的描写，但是直抵人心。

魏振强可能因为有教书的背景，有时控制不住就要跳到前面来说两句。比如他有一篇写外婆的，村里别的老人去世了，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，外婆就把自己压箱底的一条新裤子拿出来，送去了。其实文章到这里就够了，但是他忍不住还要加以说明——不是外婆裤子多了，也不是她大方，而是证明她善良。这就多余了。好的文章，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，永远像冰山一样，写一点，让人联想下面的九点，足矣。

举这几个例子，无非是想说写散文太难了，虽然我对散文这种艺术形式是偏爱的，所以有时候我面对一篇小文章的时候，我自己实际上是要抽出半天的时间，不是随手拈来。好文章

都有匠心，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简单。我的要求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，其次是与大家共勉。

《村庄令》虽然是用一种回望的视角，但作者当年的影子、当年亲历目击都在里面，回望不是回忆，或者不仅仅是个人记忆，因为这种感受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过滤，应该是不一样的——我9岁时看到的和我59岁时看到的会一模一样吗？绝对不是，时间会使这个事件的本身发生一种变化、一种变形，甚至发生一种位移——村庄可能消失了，事件中的人物或许不在了，但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带给叙述人的认识还在。那么这点的把握，除了作为亲历者本人的一种领会之外，还应有一种提升，回望，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出现的可能。本心的那首《从前慢》，前面铺垫了那么多，最后只压着一句话：一生只能爱一个人。这就是直抵人心的震撼。魏振强的文章中，也有这样的东西，比如说他写他的小姑娘的第一个孩子夭折，他说：春天，她的第一个孩子埋在了春天。非常好的句子，它有一种诗性，有一种诗的气质在里面。好的文章不是那种词藻华丽、遣词造句颇为讲究，有时候要晒自己的学问晒自己的知识，不是，我讲的是准确，除了事实的准确，还有情感上的准确。这里的准确，其实就是合适。最为合适。但魏振强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，比如他怀念外婆，他说“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我一定要埋到

我终于众筹种下了一棵杉树

□ 水竹

酷暑来临，当单薄的衣衫再也无法包藏冬天囤下的赘肉时，我挣扎再挣扎，终于在清晨五点半起了床，晃晃悠悠地朝小区附近的湖边走去，准备慢跑两圈，4.8公里，亲自喂养的肉还得亲自赶走，甭管是否成功，至少态度端正，我尽力了，新购大码女装时也会爽快一些不是。行至湖边，目光被一排高大的伞状树木吸引了，停下来凑近去看，惊喜地发现是水杉。树木当中，我最爱杉树，树干笔直挺拔，枝条却柔软，层层舒展，碧绿的叶条在小枝上排成两列羽毛状，煞是好看，如一个高大挺拔俊秀且性情温和的男子。

大学时期，我在校园里曾经无意间看到一个高大挺拔的男生背影，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背影，不由自主地跟上去，他走得太快了，我这小短腿最终没有追上，后来几乎没事我就在校园里乱逛，但再没见过他，也没再遇见过拥有如此好看背影的男生，至今后悔，当初没有大喊一声：你给我站住！现在偶尔还会脑补，不知他的正脸是王一博还是肖战。

想到这儿，我拿出手机给同寝室的大学同学七娃打了个电话，没有寒暄，单刀直入地说，你猜，我看到什么了？你还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，我疯狂地去找一个背影好看的男生吗？七娃迷糊着好一会儿才说，啊，你找到他了？在哪儿，长啥样？帅吗？加微信了没……声音从最初的半睡不醒猛地飙到鸡血满满。

我说没有，只是看到了一排杉树。七娃说，你神经了呀，大清晨的，把我吵醒，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你就给我说只是看到了杉树。没事挂了啊！

我说别呀，有事儿，在我们这儿，看到棵杉树多不容易，唉，要是有个小院，我倾家荡产也得买棵杉树来栽。

七娃说，你还是倾家荡产先买个小院再说吧！不过，想种杉树倒容易，去蚂蚁森林种不得了，攒够所需的绿色能量，它们会在特定的地区给你种一棵真杉树的，还帮你养护，你想去

常常，我踮脚在注视晚霞余辉从地平线消失，良久我才回过神来。白居易的《秋思》，有“夕照红于烧，晴空碧胜蓝”，那种绚丽多姿、清新明远的世界观把我打动。心有起伏，像是被推拽了一下。仿佛因为我喜欢这火烧红的什么而有为而为，这为，想来便是那漫无边际的中国红，逶迤不绝的红枫和斑斓刚阳的熊熊火焰了吧！

我总觉得，火焰是骑着草木的。而笨头笨脑的村庄总爱窝藏在草木深处。初夏的风在村里撒野，刮得人骨髓里生痒，这是村庄的童年。我时常会在村边地头与草木行注目礼。你能想象，没有草木的村庄是啥模样？反正我一路进故乡龙桥镇的泥土，呼吸的全是草木的味。草木装饰村庄和庄稼，农人和草木有着与生俱来的复杂感情，草们要做牲口的饲料，木们要做盖房和家具材料，边角料用来烧锅取暖。

当草木们岁月枯荣活到百岁，他可能还是个英俊少年，尽管这个始终与村庄不离不弃的世代亲戚，始终演绎着地老天荒的人间大爱。而我眼前的它们则是年轻的、婆婆的、稠密的、铺天盖的，起伏着枯黄、苍茫和泛滥着荒芜，柔软的枝头有着火焰般的水色，草的鹅黄与枫树的深红，别有滋味，蕴含禅意，让游子有了归属。

如果说草木葱绿使村庄有了诗情画意，外界不甚了了，那是农人不会外宣的愚钝表现吧！秋深了，露水一日盛似一日，枫树梢变成了火烧红，银杏也换上明黄的盛装，草木却因为卑微，到处可见，而我看到的只是蓬头垢面，横陈于秋雨潇潇，漫不经心地撩拨在路旁。条件反射让我想起陶潜的《归园田居》，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……”那种田夫野老、天性自然的气韵风度才是最近人心的，如若一团不熄的火，永远暖人。即使眼界里什么也没有，又仿佛什么都拥有，这是今人所不能企及的。



远方

章媛摄

看的时候可以去看。

人对美好且喜欢的东西，会本能地想占为己有。

我果断挂了电话，打开蚂蚁森林，一棵云杉需要198000克绿色能量，而能量的获取除了步行、乘坐公共交通，还能通过拯救绿色能量、车辆停放、绿色回收等绿色环保行为来获取。

从此，我发疯似的积攒能量，每天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坚持湖边打卡跑步，车也不开了，改坐公交，尽管如此，每天收到的能量不足500克，粗略算了一下，一个月也就15000克，一年下来也种不了一棵杉树，无奈我又去找七娃请教，她已经全部解锁了蚂蚁森林的所有树木，妥妥的种树王者，她说了多加好友偷能量，还可以让朋友们帮你浇水，事半功倍。

我用尽毕生文采可怜兮兮地发了个朋友

圈，并承诺一旦种树成功，凡浇水者必得红包。还和七娃建立了除同学之外，更进一步的每天互送绿色能量雨的好友合作关系。

我们都忙，几乎很少闲聊，但我知道她每天几点起，几点睡，几点比较空闲，看收能量和送能量雨的时间就知道她的基本作息时间。

有几天，我家里遇到一点急事儿，没顾上玩蚂蚁森林，也没跟谁讲，自然也就没想着会有人会来问候，七娃却发微信问我，怎么了，几天都没有去蚂蚁森林。被默默地关注，适时关怀，格外暖心。

也有时，她起得晚，有其他朋友送了我能量雨，每个人每天只能收一次，她送不了我，就在对话框里吐槽“是谁这么爱你呀，大清早就给你能量雨！”一连几天之后，她说：“完了完了，我们之间出现了第三者，我的地位岌岌

草木记

□ 苏天真

寅申,那里起伏着我家那几年的柴草,那里的山坳、竹林、水涧、茶园、茅庐至今了然于胸。一忆起这些，就特别舒服。那时不觉得苦累，每年秋季都要去砍柴草，借宿于姨父家，凌晨三点起床，披星戴月，脚踏露水和父亲“判山”，无非是把时间拉长多伐些柴草。虽坡陡林密，周边，百鸟争鸣，蛇蛾翻飞……还有那些憎恨的蚊蝇骚扰,我和父亲哪顾得上这些,寂静的山林很远就能听到镰刀的“刷刷”声。抬头看，天穹蔚蓝辽远，偶有几朵白云飘过。几个时辰,密密匝匝的茅草、荆棘、藤条放倒一片。砍伐的漆树枝像魔术师，喷出雪白的浆汁，粘上手脚，一会工夫，发痒、红肿、起水疱、溃烂，疼得我连连龇牙咧嘴。

吃一餐长一智，来年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晌午时，脱掉“武装”到牙齿的装备。眼睛多留神，也就风轻云淡了。

然而，柴草要从山上搬下来，再用板车运到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山上的偏远小村，不仅山道崎岖凹凸，还有几道陡坡。想想这些，就感到害怕，在心里有流泪的寒凉，人活着，不仅仅只有粮食，还需要煮熟饭菜的柴草。不知怎么搞的，“判草”的日子霎时浮现——也许，没有什么时期比现今更容易枯槁更心神俱疲更需要强大的火焰。

那个夏夜，月光银白，父亲背上一竹篮，手上拿一手电筒，打开朝地上晃了晃，银白色的光随着父亲手臂的晃动四处游走。

今早我听父母嘟哝道，生产队沙河埂猪圈檐上有几捆草，应该还没被人背走，今晚趁着月色去瞧瞧。

说是瞧瞧，倒不如说是偷，要不然非要选择晚上呢。庄上断断续断柴禾的不止我一家，大

我外婆的身边陪伴她”——这是不准确的，没有如果，人都要死，准确的表达应该是：将来我死了，一定要埋在外婆的身边来陪伴她老人家。再比如，魏振强写到了两个老师，一个是教他的老师，自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初中生，没有考上高中；教出来的孩子却考上了高中，这种喜悦必定是喜忧参半，这种微妙的东西要发掘出来，这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难以名状的东西。还有一个即是作者本人，当初也是一个老师，他没有考上本科，考上了专科，于是就把自己的一个叫宗轩的表弟，带在身边进行管教，寄托了很高的理想。但是那个孩子后来的表现让他很失望，他有一种挫败感。其实，这个宗轩很争气，一生都在为亲人、家人付出，最后不幸30多岁死在了苏州。这篇不短的文章，作者本人的那种痛苦，那种力度，跟宗轩本人的事迹是不匹配的，这种痛苦应该有深层的东西，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复杂的，既有宗亲的关系，又有师生的关系，还有伙伴朋友的关系，这种复杂的情感突然降临在一个人身上，面对这种感情，应该有更多方方面面的东西折射出来，这个，我没有感觉到。所以我觉得，魏振强在写这个东西有时候可能是一种急就，缺少一种通盘的细致的考量。当然，这种急就章也有它的好处，它能保持情绪的一种连贯性，但是不好的地方更多，容易忽视一些东西，放过一些东西，甚至掩盖了一些东西。

书名《村庄令》是胡竹峰帮着取的，很好很响亮。既然写了一个“小令”，不妨以后再写一个“长调”，我期待魏振强有更新的作品，写得更加完美，真正意义上接近到汉语言文学美文的这个境界。



源潭

□ 张玲

源潭自古有“源潭铺”之称。铺子多指商铺，有铺子必多商贾，多处于通衢之地，源潭就处于潜、桐、怀三地交界处，民风纯朴，百姓良善。

潜山人说话自带黄梅腔，源潭人尤其，说话像是唱黄梅戏，声音悠扬顿挫，语句尾部有优雅的拖腔，吐出来即是清脆婉转，如黄鹂鸣叫，似山泉跌宕，如加上兰花指、细碎的台步，大致就是一场戏剧在目，有听头，有看头，不绝于耳。

朋友曾在源潭工作十余年，对源潭自有一番解说：源潭地方好，人聪明，还热情好客。到源潭人家，所有的事都好说，唯一一件事得听他们的——必须是吃了饭才让走。酒肉不可少。主人兴冲冲地抱出有些年头的老酒，让相聚的仪式感在老酒的浓烈里更强烈；女人则弓腰在菜坛里厚厚的干盐菜下挖呀挖，挖出泛着岁月红光的腊肉、盐鸭，再蒸上两根腊肠、鸭蛋等，腊菜的香味直袭鼻，不由得口水直流。吃饭还得请本地有名望的，或是家庭里德高望重的人来作陪。记得去朋友家做客，老嫂子在锅台边忙前忙后的，麻利中含着几丝羞涩，忙不迭地说不会做菜，怕我们吃不惯。等满满一桌好菜摆在桌上时，又悄悄地躲在厨房收拾去了，背影里写着满满的贤淑。

源潭山高水长，大沙河、卢坦河、范庄河三条河贯穿其中，水陆交通发达，南来北往的人多，见识广博，增长了源潭人对商贸的敏锐度，造就了与众不同的经商格局，做起生意是一套一套的，似乎自小就如同芯片植入了头脑，并且一代一代的相传，尤其是制刷业。人们常说书香门第，在源潭却是制刷世家。源潭也讲究拜师学艺，洁达刷业的徐根就带了很多徒弟，许多年青人都喊他“师父”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徐根师父的徒弟如今也都有了自己的工厂，成为制刷企业的精英。

在源潭与徐根师父聊刷业，聊制刷，聊他们的创业史。源潭做刷子的估摸着有千百来户。源潭做刷子的多是双峰人。双峰山高地少，多贫困，在经济贫乏的年代，双峰人难以自给自足，只好另谋出路，制作一些工用刷及家用小刷对外兜售，零星的小手工作坊出现在自家的前庭后院。为了更好地谋生，一批“背包客”就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。穿街走巷，日晒雨淋，低眉恳求，风雨过后见彩虹，第一批制刷人走了出来，成为制刷业的先锋引路人，就像徐根、胡云节等先锋派，而这些人又将自己的经验传递，让一些年轻的人走上了制刷之路，就这样你跟着我，我带着他，一起向幸福出发。

为了更好地生产、制作与销售，最初的几户制刷人从双峰走了出来，到源潭镇的街上买房、租赁厂房，扩大经营，成立制刷企业，一步步走向成功。芝草无根，醴泉无源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现在说到源潭，人们都不会自主地说“源潭有几把刷子”。

青衿之志，履践致远。仰望浒山尖，看到箴言与励志故事此起彼伏；从源潭的三条河的交流中，得知创业路途的坎坷。看到镇上的旗帜上、路边的广告牌上，小镇客厅里都明明白白地写着“中国刷业之都”，那个纳税千万的小镇出名了，不容置疑。其实，从六顺达刷业的制刷流水线上，已经感受到源潭刷业的与众不同，精致与人性的合二为一，品质必然，口碑必然。

时光渐行渐远，这个始于三国，以檀木为原料的车圆木生产的10多家木匠铺，逐渐疏落在历史的长河中。众多铺子在岁月更迭中变幻成长，品种不再单一，品质不再简单，铺子里不仅有刷子，还有了冲上国际的滑板。是源潭吸引了滑板，还是滑板中了源潭，这其中奥妙不得而知，而我只是将注意力放在速度与激情上，还有那一张张精彩的版面上。“与国际接轨”“开展国际性的速滑大赛”等词汇，实实在在地落实在一个小镇子上，一个小镇同时有了两个金字招牌，刷业与滑板，感觉有意思。

说起金字招牌，我又想起了源潭的女儿夏菊花，一个被称为“杂技皇后”、国家杂技协会会长的传奇女人，这样一个烫金人物就出生在这个小镇。她的故事跌宕励志，是小镇的骄傲，不仅如此。

有这样的故事，有这么多的人物，是清阳曜灵，和风容与？还是三条河流的滋润？或许是下浒山上的甘泉孕育出了万千精灵，连同铁皮石斛与长和山上的栀子花。

记得那日黄昏落日熔金之时，我站在了那片万亩香雪海里，满眼皆是林下风致、清心玉映的栀子花儿。置身其中，有兴奋，有飘逸，有忘我，有时光之味，岁月沉香；那满山遍野的花儿呀，如繁星，如春水，数也数不过来，恰如那些朴实的源潭人，散发着清远而沉静的香气，在诗里远逝。

清泉石上流

林夕熹摄

